

民國教育史料叢刊

932

主編
李景文
馬小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

國立清華大學國文選

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

國立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蟲害組病害組
工作報告（民國二十四年九月至二
十五年八月）


大 豐 書 發 行 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民國教育史料叢刊

932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史

大眾出版社

李景文 馬小泉 主編

- 國立清華大學國文選
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
國立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蟲害組病害組
工作報告（民國二十四年九月至二
十五年八月）

國立清華大學國文系



國立清華大學國文選目錄

詩經 谷風 预 東山

左傳 殲之戰 峩之戰

莊子（選錄）

荀子性惡

韓非子五蠹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

漢樂府四篇

三國志諸葛亮傳

後漢書黨錮列傳序

陶淵明詩四首

世說新語（選錄）

文心雕龍神思

顏氏家訓（選錄）

國立清華大學國文選目錄

一

國立清華大學國文選目錄

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史通自敘

陳子昂詩四首

李白詩四首

杜甫詩七首

韓愈 原道 山石

白居易與元九書

李商隱祭小女寄寄文

謝良佐論語解序

袁宗道西山十記

黃宗羲柳敬亭傳

王國維人間詞話（選錄）

蔡元培新文學大系總序（節錄）

魯迅 狂人日記 呶喊序

聞一多 說舞 龍鳳

朱自清 文學的標準和尺度 古文學的欣賞

谷風

詩經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匪躬匪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匪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恤，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婚，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詰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闌。不見復闌，泣涕漣漣。既見復闌，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陨。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東山

詩經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思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堦，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子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駿其馬，親結其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秦晉殽之戰

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三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輿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索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晉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聲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百姓，秦則無禮，必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舉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質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曹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糲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恭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秦晉殽之戰

五

齊晉鞌之戰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勝敵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時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驅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轔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茲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衛師免之。遂自徐闢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窮。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汝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馬 蹄

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龁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矣。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剗之、鉛之，連之以羈繩，編之以臙轡，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輶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氏有常性：緘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異，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顰顰。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鵠之巢可攀援而闌。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惑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釐釐爲仁，踴踖爲義，而天下始疑矣；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穢辱？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

馬知介倪、闔扼、鶩曼、詭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蹊跋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山木（節錄）

莊子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讓 王（節錄）

莊 子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剖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塞著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其首。」

讓

王

一一